

列 寧

唯物主义与
經驗批判主义

04.3
1956

列 寧

唯 物 主 义 与
經 驗 批 判 主 义

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¹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

列 寧
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
曹葆華譯 博 古校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套号：1861·850×1168 1/32·12印張·5插頁·265,000字
一九五〇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第三版
一九五六年三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数：34,001—89,000 定价：(4)1.40元

目 錄

第一版序言	1-2
著者第二版序言	3
代緒論 若干“馬克思主義者”在1908年以及若干唯心 主義者在1710年是怎样駁斥唯物主義的	5-23
第一章 經驗批判主義的認識論與辯證唯物主義的 認識論(一)	24-85
· 一 感覺及感覺的复合	24
· 二 “世界要素的發現”	37
· 三 原則同格與“素朴實在主義”	52
· 四 在人類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	61
· 五 人是不是用頭腦思想的?	73
· 六 關於馬赫和阿萬那留斯的唯我主義	81
第二章 經驗批判主義的認識論與辯證唯物主義的 認識論(二)	86-136
· 一 “自在之物”或車爾諾夫駁斥恩格斯	86
· 二 論“超越”，或巴柴羅夫“修改”恩格斯	96
· 三 費爾巴哈與И. 狄慈根論自在之物	108
· 四 有沒有客觀真理?	113
· 五 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或論波格唐諾夫所發現的 恩格斯的折衷主義	123
· 六 認識論中的實踐標準	130

第三章	辯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与經驗批判主义的	
	認識論(三)	137—190
一	什么是物質? 什么是經驗?	137
二	普列漢諾夫的关于“經驗”这个概念的錯誤	144
三	自然界中的因果性与必然性	147
四	“思惟經濟原理”及“世界統一性”問題	164
五	空間与時間	170
六	自由与必然性	183
第四章	哲学唯心主义者——經驗批判主义的战友	
	与繼承者	191—253
一	从左來的和从右來的对康德主义的批判	191
二	“經驗符号主义者”尤世凱維奇怎样譏笑“經驗 批判主义者”車尔諾夫	203
三	內在主义者——馬赫和阿万那留斯的战友	208
四	經驗批判主义向哪里發展?	217
五	波格唐諾夫的“經驗一元主义”	227
六	“符号論”(或象形文字論)与对黑尔姆霍茲的批判	234
七	对杜林的兩种批判	241
八	狄慈根怎样会为反动哲学家們喜欢呢?	246
第五章	自然科学中最近的革命与哲学唯心主义	254—321
一	現代物理学的危机	256
二	“物質消滅了”	262
三	沒有物質的运动是可設想的嗎?	270
四	現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別与英國唯灵主义	279
五	現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別与德國唯心主义	288
六	現代物理学的两个派別与法國信仰主义	297
七	一个俄國“物理学家——唯心主义者”	306



·八 “物理学的”唯心主义的本質与意义	310
第六章 經驗批判主义与歷史唯物主义	322—367
一 德國經驗批判主义者在社会科学領域中的漫游	322
二 波格唐諾夫怎样修正和“發展”馬克思	331
三 关于苏佛罗夫的“社会哲学的基础”	340
·四 哲学上的党派与哲学上的無头脑者	345
五 赫克尔与馬赫	357
·結論	368—369
第四章第一節的补充。車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方面 批判康德主义的?	370—372
注釋	373—379
譯者后記	380

第一版序言

我國的許多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家，在今年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舉行了真正的討伐。不到半年就出版了四本書，這四本書主要是並且幾乎完全是用來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的。這裡首先是“關於（？應當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1908年聖彼得堡出版的巴柴羅夫、波格唐諾夫、盧那卡爾斯基、貝爾曼、黑爾丰、尤世凱維奇、蘇佛羅夫的論文集；其次是尤世凱維奇的“唯物主義與批判的實在主義”，貝爾曼的“從現代認識論來看辯證法”，瓦倫廷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構成”。

所有這些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好幾十次地把他們自己的哲學觀點叫作辯證唯物主義。可是所有這些人——儘管政治觀點彼此儼然不同——在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仇視上是聯合一致的，同時卻自命為哲學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的辯證法是“神秘主義”，——貝爾曼說。恩格斯的觀點“已經陳舊了”，——巴柴羅夫順便地講道，好像這是不言而喻的事實。唯物主義看起來好像是被我們勇敢的戰士們所駁倒了，他們驕傲地引証着“現代認識論”、“最新哲學”（或“最新實証主義”）、“現代自然科學的哲學”、或者甚至“20世紀自然科學的哲學”。以所有這些所謂最新的學說為根據，我們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撲滅者毫無忌憚地竟走到純粹的信仰主義^①（盧那卡爾斯基最明顯，然而決不只是他一個人^③），可是到了要明白地決定他們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態度時，

① 信仰主義是一種以信仰代替認識或一般地賦予信仰以一定意義的學說。

他們的一切勇气，他們对自己的信念的一切尊重，都一下子消失了。事实上——他們完全摺弃辯証唯物主义，即馬克思主义。詞句上——他們玩弄無窮尽的遁詞，企圖避开問題的实际，掩飾他們的背离，用某一唯物主义者的來代替一般的唯物主义，坚决不願直接分析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無数的唯物主义的言論。这真正是如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公允地所說的“跪着的暴动”。〔这是典型的哲学上的修正主义，因为只有修正主义者，由于背弃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由于恐懼和不能够公开地、率直地、決定地、明白地“清算”自己所抛弃的观点，才給自己博得了这个可悲的声譽。〕当正統派的馬克思主义者碰到要起來反对馬克思的陈旧了的观点（例如，梅林的反对某些歷史論点）的时候，他們的反对是非常明确和詳細的，誰也在这类文句中找不出任何含糊的东西來。

但是，在“关于”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論”里有一句話是类似于真理的。这是盧那卡爾斯基的一句話：“也許我們”（很明顯，就是說“概論”的一切撰稿者）“走錯路了，然而我們在探尋着”（第161頁）。這句話的前一半包含着絕對真理，而后一半則包含着相對真理；这点我將在这本書里竭力十分詳盡地指明出來。現在我只說一說：如果我們的哲學家們不是用馬克思主义的名义來講話，而是用几个“探尋着的”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來講話，那末他們对于自己和馬克思主义都会表現得更尊重些。

至于我自己呢？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探尋者”。这就是說，我在这些論文里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探究那些在馬克思主义的幌子下提供非常混乱的、糊塗的和反动的东西的人們究竟失足在什么地方。

作者

1908年9月

著者第二版序言

除了字句上个别修改之外，本版与第1版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希望本書虽然是对俄國“馬赫主义者”進行論爭的著作，可是作为研究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辯証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科学的最新發現之哲学結論时的参考用書，將是不無裨益的。至于說到波格唐諾夫最近的著作，我却沒有可能去研究，所以在書末附上涅夫斯基同志的文章，它將提供必要的指示⁴。涅夫斯基同志，不僅是一般宣傳者，而且特別是党校工作者，有充分的可能使自己深信：波格唐諾夫是在“無產階級文化”的幌子下輸入資產階級和反动的观点。

尼·列寧

1920年9月2日



代 緒 論

若干“馬克思主義者”在 1908 年以及若干 唯心主義者在 1710 年是怎样駁斥唯物主義的

凡是多少讀過一點哲學著作的人都應當知道：差不多沒有一個現代的哲學教授（以及神學教授）不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從事於駁斥唯物主義的。他們一百次、一千次地宣稱唯物主義已經被駁倒了，可是至今他們還是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繼續駁斥它。〔所有我們的修正主義者都從事於駁斥唯物主義，而同時却假裝着他們所真正駁斥的只是唯物主義者普列漢諾夫，而不是唯物主義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哈，不是 И. 狄慈根的唯物主義的見解，——並且假裝着他們是從“最新的”和“現代的”實證主義、自然科學等等的觀點上來駁斥唯物主義的，我不來作引証，任何人只要願意是可以從上述書籍里作好幾百個引証的，我只提一提巴柴羅夫、波格唐諾夫、尤世凱維奇、瓦倫廷諾夫、車爾諾夫^①以及其他馬赫主義者用來攻擊唯物主義的那些論據。我將到處把馬赫主義者這個名詞當作“經驗批判主義者”這個名詞的同義語來使用，因為它更短、更簡單，並且已經是在俄國著作中通行的了。關於

① 車爾諾夫：“哲學與社會學研究”，莫斯科，1907 年。作者像巴柴羅夫及其一伙一樣是阿萬那留斯的热誠信奉者與辯証唯物主義的敵人。

馬赫是經驗批判主义当今最有名的代表，这在哲学著作中是公認的①，而波格唐諾夫和尤世凱維奇之与“純粹的”馬赫主义的差歧，却只有完全次要的意义，这点我們在后面將加以証明。

〔这些人告訴我們說，唯物主义者承認某种不可思惟的和不可認識的东西——“自在之物”，“在經驗之外”、在我們認識之外的物質。由于承認彼岸世界的、超出“經驗”和認識之外的某种东西，唯物主义者就陷入真正的神秘主义。当唯物主义者說物質作用于我們的感覺器官就產生感覺，他們是把“未知的东西”、虛無，当作基礎了，因為他們自己也宣稱我們的感覺是認識的唯一源泉。唯物主义者陷入“康德主义”（普列漢諾夫——他承認“自在之物”的存在，即在我們意識之外的物的存在），他們把世界“二重化”，宣傳“二元主义”，因為他們以为在現象之外还有自在之物，在感官直接給予的資料之外还有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崇拜物、“偶像”、絕對、“形而上学”的源泉、宗教的双生兄弟（如巴柴罗夫所謂的“神聖的物質”）。〕

这就是馬赫主义者用以反对唯物主义的論据，为上述的著作家們在各种不同的語調下所反复申言的。

〔为着檢查这些論据是不是新穎的，它們是不是真正只反对一个“陷入康德主义”的俄國唯物主义者，我們且从一个古老的唯心主义者貝克萊的著作中作一些詳細的引証。〕由于馬赫主义者对馬赫和貝克萊的关系以及对貝克萊哲学路綫的本質都有不正确的見解，我們往后就不得不屡次提到貝克萊和哲学上的貝克萊流派，所以我們在這些論文的緒論中作这个歷史的檢查，尤其是必要的。

① 參看，例如，霍尼格斯瓦尔德博士所著“休謨关于外間世界的实在性的學說”，柏林，1904年，第26頁。

貝克萊主教在 1710 年出版的、題名為“論人的認識原理”^①的這一著作，是從如下的議論開始的：“對於每個考察人的認識對象的人，顯而易見的是：這些對象或者是真正由感官所感知的觀念（ideas），或者是我們注視感情和心的作用而獲得的觀念，最後或者是借助於記憶和想像而形成的觀念。……憑着視覺我獲得光和色的觀念，它們的強弱濃淡和各種變化的觀念。憑着觸覺我感知硬和軟、熱和冷、運動和抵抗。……嗅覺給我以香，味覺給我以味，聽覺給我以聲音。……因為不同的觀念是互相伴隨在一起的，於是人們就用一個名稱來稱呼它們，把它們看作是一個物。所以，例如，人們看見了一定的色、味、香、形態、密度聯結在一起（to go together），——就承認這是一個特殊的物，稱呼它為蘋果；另外的一些觀念的集合（collections of ideas）就構成石頭、樹木、書本，以及類似的可感覺的物……”（第 1 節）。

這是貝克萊著作第 1 節的內容。我們必須記住：貝克萊是把“硬、軟、熱、冷、色、味、香”等等作為他的哲學的基礎的。〔對於貝克萊，物是“觀念的集合”，而“觀念的集合”則恰恰是指上述的質或感覺，而不是指抽象的思想〕

〔貝克萊更進一步說，除了這些“觀念或認識對象”之外，還存在着一種感知這些“觀念或認識對象”的東西——“心、精神、靈魂或自我”〕（第 2 節）。不用說，——這位哲學家結論道，——〔觀念〕不能存在於那感知它們的心之外。為着使自己深信這點，只須把“存在”這個字眼的意思思考一下就夠了。“當我說我寫字的桌子存在着，這就是說，我看見而且感覺着它；如果我不在自己的書房里，那

① 貝克萊：“論人的認識原理”，“全集”，第 1 卷，弗萊德編，牛津，1871 年，有俄譯本。

我說它存在着，意思是說如果我在自己的書房里，我可以感知到它”……貝克萊在他的著作第3節里這樣說，並且从这里起他就和他称之为唯物主义者的人們論戰起來了（第18、19及其他各節）。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說道，——怎樣可以不提及某人感知物而說物的絕對存在呢。〔存在就是被感知〕（Their esse is percipi, 第3節——这是哲学史教科書中常常引用的貝克萊的名言）。“在人們中間奇怪地流行着这种見解：房屋、山岳、河流，一句話，一切可感觉的对象，都有一种不同于理性从它們那里所感知到的、自然的或实在的存在”（第4節）。这个見解是一个“顯明的矛盾”，——貝克萊說道，——“因为上述的这些对象，如果不是我們經過感官所感知的物，那末是什么呢？而我們所感知的，如果不是我們自己的观念或感觉（ideas or sensations），那末又是什么呢？任何的观念或感觉，或者它們的任何結合，不被感知而会存在着，这不是顯然地荒謬嗎？”（第4節）。

貝克萊在这里把观念的集合換成了在他看來是同一意义的感觉的結合，並且非难唯物主义者“荒謬地”傾向于想進一步去探求感觉的这种复合……即这种結合的某种源泉。在第5節里他非难唯物主义者玩弄抽象，因为据貝克萊看來，把感觉从对象分开來，乃是空洞的抽象。“事实上，——他在第5節末尾說道（這句話在第2版里被刪去了），——对象与感觉是同一的东西（are the same thing），因而不能把一个从另一个抽象出來”。“你們說，——貝克萊寫道，——观念可以是那存在于心之外的、在非思惟的实体中的物的复寫或反映（resemblances）。我回答道：观念只能与观念相类似，一种顏色或形狀只能类似于另一种顏色或形狀。……請問：我們是否能够感知这些假定的原本或外物（我們的观念似乎就是它

們的映象或表象)呢?如果能够,那末它們就是觀念,也就是我們一步也沒有前進;但是,如果你們說不能,那末我就請隨便哪一個人判斷一下,有沒有意義說顏色與某種不可見的東西相類似,硬和軟與某種不可觸的東西相類似,以及諸如此類”(第8節)。

巴柴羅夫在關於物能否離開它對於我們的作用而在我們之外存在這個問題上所提出的反對普列漢諾夫的“論據”,讀者可以看到,是和貝克萊反對他不曾說出姓名的唯物主義者的論據沒有絲毫差別的。貝克萊認為關於“物質或有形實體”(第9節)是存在的這一思想是如此“矛盾”、如此“荒謬”,實在值不得浪費時間去加以駁斥。“但是,——他說道,——因為關於物質存在的教義(tenet)在哲學家們的頭腦中十分根深蒂固了,而且隨着產生了非常之多的有害的結論,所以我寧肯被人看作饒舌和羅嗦,而不願放棄任何可以有助於完全暴露和絕滅這種偏見的事情”(第9節)。

我們馬上就可以看到貝克萊所說的是什麼樣的有害的結論。讓我們首先講完他的反對唯物主義者的理論論據吧。在否定客體的“絕對”存在,即物在人的認識之外的存在時,貝克萊是率直地這樣敘述他的敵人們的見解,認為他們都承認“自在之物”。在第24節里貝克萊加上着重點寫道:「他所駁斥的見解是承認“可感覺的客體在自身之中(objects in themselves)或在心之外的絕對存在”(前引書,第167—168頁)」。哲學觀點的兩條基本路綫是率直地、清楚地、明確地給描繪出來了,這是古典哲學家與當代的“新”體系發明家不同的地方。唯物主義承認“自在的客體”或在心之外的客體;觀念和感覺是這些客體的復寫或反映。與之對立的學說(唯心主義)主張客體不存在於“心之外”;客體是“感覺的結合”。

這是在1710年,即康德出世之前十四年所寫的,而我們的馬

赫主义者却在“最新”哲學的基礎上發現了：承認“自在之物”，是康德主義傳染了或歪曲了唯物主義的結果！馬赫主義者的“新”發現，是他們對哲學基本派別歷史的驚人無知的結果。

他們的其次一個“新”思想是在於：「物質」或「實體」的概念是舊的非批判的觀點的殘余。你們看，馬赫和阿萬那留斯把哲學思想推進了，把分析加深了，並且把這些「絕對物」、「不變的實體」等等排除了。如果你們願意依據第一源泉來檢查一下這類說法，那末就看一看貝克萊吧，而你們會看到這類說法完完全全是狂妄的虛構。貝克萊十分確定地說：物質是“nonentity”（非實體）（第68節），物質是虛無（第80節）。“如果你們覺得非如此不可，——貝克萊嘲笑唯物主義者道，——那末你們可以在別人使用‘虛無’這個字眼的意思上使用‘物質’這個字眼”（前引書，第196—197頁）。最初，——貝克萊說道，——人們相信色、香等等“是現實地存在着的”，以後就擯棄了這個見解，承認它們只是依賴於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着。但是這種舊的錯誤概念的拋棄並不徹底；“實體”這個概念就是一種殘余（第73節）——這又是在1710年就被貝克萊主教所最後揭露了的“偏見”（第195頁）！可是在1908年在我們這裡竟還有一些小丑，認真地相信阿萬那留斯、彼得楚爾特、馬赫及其一伙，以為只有“最新實証主義”和“最新自然科學”才能夠排除這些“形而上學的”概念。

就是這些小丑（波格唐諾夫也在內）向讀者斷言道，只有這種新哲學才闡明了那些永遠被人駁斥的唯物主義者的學說中的“世界二重化”的錯誤，這些唯物主義者講到存在於人的意識之外的物在人的意識中的某種“反映”。關於這個“二重化”，上述的著作家們曾經寫了無數感慨的詞句。不知是由于健忘或者是無知，他們

却沒有說這些新發現在 1710 年就已經被發現了。

“我們對於它們〔觀念或物〕的認識，——貝克萊寫道，——曾經是異常模糊和混亂的，並且由於假定可感覺的對象的二重(two-fold)存在——一個心智的、心內的存在，另一個實在的、心外〔即意識之外〕的存在——而被引導到極其危險的謬論上去了”。貝克萊嘲笑這種承認不可思惟的東西有思惟的可能性的“荒謬”見解！這種“荒謬”的源泉當然是在於“物”或“觀念”的區別（第 87 節），“外間對象的假定”。這個同一的源泉——貝克萊發現之於 1710 年而波格唐諾夫重新又發現之於 1908 年——產生出拜物教和偶像崇拜。“物質或不可感知的物的存在，——貝克萊說道，——不僅曾經是無神主義者和宿命主義者的主要支柱，而且各色各樣的偶像崇拜也建立在這同一原理之上”（第 94 節）。

在這裡我們接觸到從外間世界的存在這一“荒謬”學說中得出來的“有害的”結論了，這些結論迫使貝克萊主教不僅在理論上駁斥這個學說，並且把它的信奉者們當作敵人而狂熱地加以迫害。“在關於物質或有形實體的學說的基礎上，——他說道，——建築了無神主義和反宗教的一切瀆神的體系。……物質的實體對於各時代的無神主義者是一個多么偉大的朋友，這是用不着說的。他們的一切古怪體系之依賴於它，是如此顯明、如此必要，以致一旦把這個基石去掉，全部建築物就不能不隨之倒坍。因此我們對於無神主義者各個小宗派的荒謬學說就無須加以特別注意了”（前引書，第 92 節，第 203—204 頁）。

〔“只要把物質從自然界中驅除出去，它就會帶走這樣多的懷疑的和瀆神的觀念，這樣多到使人難於相信的爭論和難解的問題”（馬赫在上世紀 70 年代所發現的“思惟經濟的原理”！阿萬那留